



外戚世家讀法

此篇文字人皆以爲史公言命如衛霍李將軍列傳之類

夫旣言命矣而何以又曰難言且必通乎幽明之變者而

後謂其能識性命也不知此非史公之言命正史公之言

道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始於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

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上下有上下而後

禮義有所錯故曰陰陽之變萬物之統帝王無論創業守

文於妃匹之際皆不可不慎焉何以慎之則必王侯有士

史記

外戚世家

卷二

其女而有士行者始可以配人主而得外戚之助而豈其

惟色之是徇乎如以色而已則必至於賤妨貴下陵上卑

踰尊且奪人婦之已有子者而爲配甚至於以倡見此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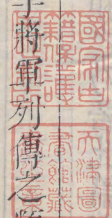
何道哉然而人皆曰有命有命似乎冥冥之中嘿爲主持

而人主有不得不然焉者不知人能弘道者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史公之微旨而自班固以來竟未有

能知之者

自班固譏遷爲不知道而後儒遂附而和之乃若此篇則





實孟子言性命之精理也。第孟子所言五者，夫婦不在內。然而禮之賓主，卽槩夫婦。蓋未親迎前，女固賓也。及于歸後，而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主饋，主中饋，言主則有賓矣。故曰夫婦有別，而姤之女遇男，其二爻曰不利賓，初六之陰，固以九四之陽爲賓也。其曰陰陽之變，變者，交也。幽明卽陰陽也。通乎陰陽之交，則知夫婦之際，爲人道之大倫，而必求助其德，敢以無道行之哉。如是而謂之不知道，則所謂道者何如也歟。

史記

外戚世家

卷二

二

此篇前後正論也。其五段中，或直言命，或將命字，隱躍舒寫，皆非正旨。

敘薄后段末，及代王迎立爲文帝，忽疊筆贊歎曰：此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此蓋言代王之入爲天子，此真天命所歸，非此則不得援命爲解也。故曰孰能當之。然則妃匹之選，主張自在帝王矣。

首言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皆得外戚之助，并敘夏殷周三代之興亡，皆由之，以見漢之不然，則漢雖治，猶之

亂矣、此史公之所慨焉者也。

人能引道無如命何、轉接得毫無痕跡、是真精於言理者、是真聖於爲文者、

首段文字極舒縱跌頓之奇、末止三筆直截明快、中間敘述則略見姿態耳、

敘竇少君較諸呂田蚡衛霍獨詳者、以諸呂已詳呂后紀中、而田蚡衛霍則自有傳也、

史記 外戚世家

卷二

三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妲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愼與人能引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



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魏王。

史記 外戚世家

卷二

五

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



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



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嫫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

史記

外戚世家

卷二

七

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徙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



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

史記

外戚世家

卷二

八

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采而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乃奪金氏。金氏  
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  
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  
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  
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  
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  
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  
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  
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謝  
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  
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  
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常體不安。  
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  
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嫌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  
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



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  
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  
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  
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  
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景帝崩太子  
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  
侯勝爲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  
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  
爲南宮公主次爲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  
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  
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  
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爲  
侯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  
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卽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  
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旣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



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王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卽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爲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



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  
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  
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  
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  
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  
及誅還而上旣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他姬子  
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  
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上不  
可以配人主也

史記

外戚世家

卷二

十一

蕭相國世家讀法

此篇分六段讀首至何固請得毋行爲第一段收秦圖籍爲第二段進言韓信合下論功人狗爲第三段守關中轉漕補卒合下鄂君之論功并鮑生召平客說王衛尉之辨請上林苑事共爲第四段舉曹參爲第五段買田爲第六段

第一段寫何之識第二三四段寫何之功第五六段寫何之德

史記

蕭世家

卷二

三

寫何識處一則曰護高祖再則曰左右之三則曰奉錢獨以五是於塵埃中已認定一高祖此何等具眼至御史入言徵何何不行是於秦盛時已知其不能久不肯輕出以就功名此何等卓見

寫何功三段惟收秦圖籍功易明故下隨手註出至進言淮陰爲將尤關漢得天下之大機括應極與鋪張矣但淮陰以反誅此又在所諱言者然又不得不爲之一寫看他止用一二語標過後直於論功行封時在高祖口中若隱



若躍點出蓋功狗功人之論何未嘗身在行間運策驅衆  
何以云發縱指示又何故羣臣皆莫敢言非薦信一事而  
誰耶用筆曲而著如此然讀者皆不能知也

何守關中之功鄂君已爲之表出至召平之說則以淮陰  
新反事王衛尉之說則以爲民請上林苑事宜與守關中  
不相蒙乃合爲一段者客不云乎畏君傾動關中王衛尉  
不云乎陳豨黥布反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  
陛下有也夫竇融以河西歸光武光武尚班於諸功臣上  
史記 蕭世家  
卷二  
西  
現何之所處爲至難而其績爲至偉乎且不寧惟是一淮  
陰之事何始也如彼其終也若此古今人無不以此致憾  
於何也者然而何實有所萬不得已焉者矣篇中寫其從  
鮑生計而王大說又寫其從召平計而帝大喜又寫其從  
客計而上大說又寫其請上林而上大怒是何之功固大  
而所以居之者亦甚有所至難至難者矣且何惟深知信  
故舉之則信德何也亦必深信之能帝之所畏惡也而何  
又專擅關中久兩人深相結則帝之根本覆矣此帝自將



擊豨時所寤寐不能自寧者也。雖淮陰已誅而猶疑何則其并存關中也。又當何如且何與信一體何不於守關中時爲利而信乃反於天下既定之後乎。故凡寫何之疑懼自危正所以明其順。呂誅信不得已之苦心。凡寫其守關中以待帝正借以見信之不反。此則史公之微指妙在語言之外者也。茅鹿門曰通篇直敘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略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非後世之史可及前輩讀書眼光之大其知之矣。

史記

蕭世家

卷二

五

第五段寫何舉素不相能之曹參以自代此其虛公爲何如然不相能如參尚舉之豈相知之深如信反誅之乎正與舉信誅信相映照。

第六段寫何之儉德亦與上賤買田宅處反照夫何之賢如是其視諸葛公之澹泊寧靜亦何以異然則何之得帝心實有大本原在不徒聽計士之言而爲自固之術也已舉信爲大將之功在後高帝論功時寫出中間夾敘何守關中事并及鮑生之說何守關中之功於鄂君論功時正



寫而先敘一鮑生，後又敘一召平，與客與王衛尉，反覆抒寫之，行文最變化。

召平段夾入種瓜事，雖閒情冷趣，然與淮陰之誅，何之危正映照，蓋何此時求如東陵之種瓜，而恐不能者也。

望溪師曰：文中止舉收圖籍、舉淮陰、守關中、薦曹參數事，而何之相業已夔絕千古，其餘則皆不足論耳。此史公見大處。

看他一篇寫何之高識豐功，巍巍卓卓，而獨結之以儉德。

史記

蕭世家

卷二

六

贊內言其碌碌未有奇節，依光謹守，因民更始，正形容其儉德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故於信曰：假令學道謙讓，不伐不矜，庶幾哉。於漢家勳云云，而於此亦曰：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誰謂史公不知道哉。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

史記蕭世家

卷二

七

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本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  
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  
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  
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  
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  
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  
史記 蕭世家 卷二 六  
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  
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  
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  
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  
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  
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  
指何舉飽信之事最是又公可意處  
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



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

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

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sub>○此○應○給○軍○食○</sub>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

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

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

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

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

史記 蕭世家 卷二 亢

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

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

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

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

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

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

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

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



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

史記 蕭世家

卷二

二

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

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

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

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

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爲禽獸食。上大

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

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



上日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日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

史記 蕭世家

卷二

三

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日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日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日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日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曹相國世家讀法

昔余在都初見望溪先生時先生爲言蕭曹二世家史公筆法今蕭相論已見文集余亦推其意而廣之其說曹相國世家云曹與蕭不相能且武夫也世人好爭尤莫如武夫而前後相代之際務求人短以顯己長賢者不免現武夫乎今曹公爲相一遵蕭法且所遵者爲其所素不相嫌之人非大有學問者不能而乃得之於一武夫此真有大過人者矣故通篇皆敘其攻城略地之功而末結以繼何

史記

曹世家

卷二

三

爲相一事史公之義法蓋如此

此篇正與淮陰列傳參看其敘曹戰功挨次遞寫去然止是一騎將身分與淮陰傳中大將方略全無一似然彼則誅夷此則獨擅其功何哉蓋學道謙讓有能有不能異也中間敘爲齊相舍蓋公一段正言其學道末段繼何爲相一無變更正其學道之實際與淮陰之自矜其能者大相懸殊矣此通篇主意而特於贊中點明之

何之與參固異乃參又能預知其必舉已更異而出於兩



不相能之人。此則異之中而尤異者也。讀趣治行一段。則二公光明磊落。公而無私之懷。爲何如也歟。此又何必再寫別事。以爲公重哉。此史公之所以潔也。

以獄市爲寄。正推賢讓能。人忠厚寬博處。夫奸人尚容之。又豈不能容一有卻之賢相哉。此皆寫出曹公識量大處。蓋相臣無他技。惟一休休有容而已矣。

末段寫遵何約束處。屢寫飲酒。并及遊園取酒。張飲與吏舍歌呼相應。可謂淋漓盡致矣。然止爲曹公之專匿人過。

史記

曹世家

卷二

十四

而設。然則曹公之無所變更者。豈真何之法令。一無或過也哉。寫曹之識量。真爲古今人之所不可及也。

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參與何相終始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

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

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

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

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軍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

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

取臨濟，南救雍邱，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

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

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

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

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

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

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轅轅緱氏

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犇，與南陽守齮戰

史記 曹世家 卷一一 三



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薊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  
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  
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  
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獮擊章平軍  
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  
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  
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  
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  
章邯於廢邱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  
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  
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邱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  
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  
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  
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  
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

史記

曹世家

卷二

五



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

史記

曹世家

卷二

七

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



布軍大破之。南至蕪。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大。絕。東。  
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誥。功。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  
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  
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  
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  
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  
省。史記曹世家

卷二

三

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  
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  
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  
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  
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  
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  
除爲丞相。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



飲醇酒、卿大夫已。丁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旣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



之曰蕭何爲法。頼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 曹世家

卷一

三

爲天下與縣其美矣

參以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參以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參以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參以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參以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淮陰侯列傳讀法

鍾伯敬曰：淮陰侯不名者，重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反也。

此篇於立信爲齊王界劃，分兩大段。上一段歷寫信之戰功智略，下一段則寫其不反，然寫信之戰功智略皆用直敘寫信之不反，則純用曲筆而其意自見焉。

淮陰之才著於蕭相國之口，曰國士無雙，此四字史公於登壇一對伐魏伐趙伐齊殺龍且處處俱細細寫出，真寫得出也。

史記

淮陰列傳

卷二

三

上有人厭之人皆笑，無所知名，未得知名未之奇，等文一落至一軍皆驚處，方有根底，方有情勢精采，不然則突而無味，以是知前半文字皆爲此敘寫也。

魏趙齊三戰而趙之戰尤寫得十分精采，筆端奕奕動人，寫信之智略又寫一李左車，又寫一說龍且之人，以爲陪襯，渲染。

後旣敘與陳豨約反及與家臣謀，明明言其叛，贊內亦云：天下已集，乃謀畔逆，而武涉之說，蒯通之說，必備述之一。



字不遺何也。昔鹿門震川兩先生論信非叛，其說甚明。然吾即史公此傳反覆細讀，而知史公已大爲信不平，不必復取別傳證之。始知信之不叛也。夫漢王入蜀時，楚強漢弱，而信乃捨楚歸漢，登壇一對，勝負之形如燭照數計，是明於天下大勢者，孰如信。虜豹伐趙，擊齊敗且，無不計定。行師如摧枯拉朽，是知已知彼者，又孰如信。乃楚漢相持，數年未解，而信之能實無有出其右者。兩主之命懸於其手，兩利俱存，鼎足可成，此等事機，明哲如信，反有不知之者乎。乃武涉說之，蒯通復說之，信不於此時反，迨天下已集，乃謀叛逆耶。是以於武涉蒯通兩段，皆備述無遺，而於贊內點明此意，曰不亦宜乎。蓋反言之耳。乃寫信不聽武蒯之說，而於遙遙數幅之前，先寫一能聽左車之策，以翻陪之，見信非不知計，而賢賢爲之也。然武涉蒯通二段，細看來，仍係以蒯通作主，而以武涉引起，卽不聽涉亦陪也。所謂正陪也。故信誅之後，特寫蒯通一段，以結之。寫涉說略，寫通說詳，可見蒯通一段，正史公最着意處，文字亦最

史記

淮陰列傳

卷二

三



是精神讀者莫錯把前面許多鬧熱文字當作正文看其庶乎能讀史記者矣

酈生已說下齊復擊之通之說非計也信則聽之兩利俱存通之說至計也信則不聽前後亦相映

前敘信寄食南昌亭長漂母飯信及受辱於少年諸瑣事後敘信之相報一一詳寫不少遺者正爲信不反漢作證見信一飯尚報况遇我厚之漢王乎以少年之辱已尚不報其怨又豈以漢王之厚已反肯背其恩乎此亦史公之微意也

史記 淮陰列傳

卷二

三

武涉與蒯通皆教信反者其曰參分天下王之猶之乎兩利而俱存之也然涉爲項閒信故從漢王之不可親信說起其說直而切通則深爲信計者故先說天下之勢次言信有不可保之勢三則欲其及時而決計也其說婉而詳信之不聽涉猶之可也乃關切之深如通再三說之而亦不聽則其無反志明矣

武蒯二說極相似然武說漢王之交在前說信之背漢在



後蒯說信之背漢在前，說漢王之交在後，亦變化。

信之用兵，垓下一戰，陳法戰法，俱極正極奇，真大將旗鼓也。篇中反不錄及何也？蓋垓下之事，漢王實在行間，信臣也，無成而代有終者也，故不錄於此，而特詳於高紀，誰謂史公不知道乎？

贊內學道謙讓四字，是一篇綱領。前敘信之寄食飲於人，一怒一喜，後寫其千金百錢之報，瑣瑣恩怨於一飯之間，何其淺也。此已寫出一不學道人身分來，其後請立張耳。

史記 淮陰列傳

卷二

三

爲趙王聽蒯通說，襲已下之齊，請爲假王，陳兵出入，不卽會兵垓下，以良計始會，稱病不朝，從羞伍絳灌，與帝論將兵多寡，皆寫其不學道謙讓處，不惟非從赤松子遊者之比，亦與遣子弟從軍，讓封勿受之蕭何異矣。

贊內言淮陰葬母，行營高敞地，令旁可置萬家，亦與置田宅必居窮處者異。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

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

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

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

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三

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

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

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

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

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  
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  
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  
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  
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

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

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三

子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  
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  
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  
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  
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  
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  
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三

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驕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



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鍬。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三



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  
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  
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  
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  
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五

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  
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  
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  
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登○可○惜○之○也○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  
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  
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  
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狼曰今日破趙會食諸



將皆莫信○上○於○未○戰○時○先○為○打○寫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

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此○於○乃使

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

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

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

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

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

史記淮陰侯傳

卷二

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

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

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

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

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未○了○來○敘○諸○將○間○對○一○段○將劾首虜休畢賀因

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

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

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日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子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

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

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

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

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

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望

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

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

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

鄙下。身死。泝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

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

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

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



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  
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  
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  
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  
亦作兩臂爲行支而不出也  
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  
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  
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  
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  
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  
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  
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  
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  
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  
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望



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  
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  
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  
酈食其己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  
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  
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  
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  
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

通說其信非信信德也之深也此亦不格上根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三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  
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  
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  
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  
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  
此○  
○亦○左○單○計○也○然○上○爲○得○濃○卻○此○則○簡○押○  
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  
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  
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

又○陳餘



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

遂戰與信夾淮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

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

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

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

王曰齊僞詐多變反復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

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四

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

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

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

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

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肝貽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

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

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被三秦



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聖

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此段文字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

酷似國策



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

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

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

魚鱗雜選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一層說日前

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

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

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一層說楚

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

史記淮陰侯傳卷二 吳

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

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

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

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

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

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

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

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



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日。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七

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騭。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騭。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



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

○前說先分論楚漢後說信此亦先引二○險後說信○張○各○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

○自○賢○議○蓋上說時勢此說人情也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

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狗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

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

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哭

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

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侯也計

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

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

者失萬乘之權守僮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

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

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

蟻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



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四九

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恐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



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命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五

此當日獄詞也，得樂音，無文理。



與前料敵致勝三處全不令足見其極  
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

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

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

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許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

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

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

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

相國給信曰雖疾疆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

史記

淮陰傳

卷二

五

樂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

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

喜者其素日畏惡其能之心也憐者不勝其功之良心  
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

也  
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

餘波亦極有關係  
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

竟自承謬妙極  
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

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

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大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

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

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

史記 淮陰侯傳 卷二 五

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

亦宜乎。

大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李將軍列傳讀法

此篇讀者誰不以爲李將軍才氣天下無雙乃以數奇不侯爲將軍扼腕太息者且有謂與衛霍列傳合看蓋以衛有相青當侯霍有天幸之語也然不知史公於此則大有意義在矣余願天下之真讀書人必當別具隻眼勿徒依樣葫蘆爲古人所笑也

夫廣之數奇不侯豈顧問哉然史公摹寫廣之才氣縷縷析析幾於不遺餘力此豈區區爲一不侯稱屈已耶况贊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一

七

中於數奇處一語不及乃引孔子之言身正令行者謂其以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夫忠則不欺信則不詐廣爲隴西守誘羗而降之旣降矣又詐阬而殺之忠信者如是乎昔漢光武帝推心置腹而降赤眉唐郭子儀以單騎而却回鶻數萬之師忠信故也故毋惑乎廣之出接單于兵皆以力戰爲名而自此之後虜兵無一降者史公蓋深惜之故爲一一細寫廣之材武如此膽略如此勇敢如此寬仁如此驍捷如此神奇如此且爲士大夫所愛慕而矜惜之



如此夫其所以如此者皆其忠信有以致之使然也乃獨於虜而用欺用詐以致屢出無功然則其不侯也豈惟冥報然哉亦以其所以施之者有未盡其道者矣然則殺降一事非惟廣恨之亦史公之所恨也故引孔子之言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爲李將軍之謂又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意可見矣讀者不此之察而徒曰數奇數奇泥其詞而失其旨亦可謂不善讀史記者也

天道好生而惡殺况誘而降降而殺之乎史公蓋有感於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二

五

此而於贊中特引孔子之言以明其所以爲傳之意夫廣以寬大仁廉而得士亦以欺詐而失夷虜之心故其威名功略止出於力爭而得之此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此如論孟引詩書之例不必字字貼合下文所謂喻也不然史公旣服膺李將軍至於如此其極乃於其殺降一事特爲表之不一爲賢者諱何耶且於李廣口中自言其誘自言其詐而贊中乃謂其忠實誠信互相矛盾又何耶此皆學者之不肯思及者也



數奇字見於武帝誠青語中至廣自到時以其與麾下  
歎結之然尤妙者先借文帝之言預爲提明將一篇精神  
點醒在此遂令讀者無不以此篇文字專爲此二字而  
發也者而孰知不然史公真不欲後世之人之有能知其  
文者也

自寫其不遇之後連寫賞不行漢軍皆無功廣軍無功無  
賞等字并歷敘其官階皆爲不侯作眼目也寫受射善騎  
射皆以力戰復力戰并無數射字皆爲殺降失虜心作眼  
目也然不侯之眼目易見而殺降之眼目難知此古人之  
書所以索解人不得也

寫廣之數奇不侯寫一李蔡以陪之又帶寫廣之軍吏士  
卒以陪之寫廣之材武膽略勇健寫一中貴人以陪之又  
帶寫廣之百騎吏士以陪之寫廣之寬仁寫一程不識以  
陪之又連寫士卒樂從愛樂爲用并士大夫皆哭百姓皆  
爲垂涕以足之尤妙於寫廣之射虎先寫一射石以狀廣  
氣吞萬象之神勇渲染之工一李廣幾於栩栩欲活矣



寫廣之寬仁凡三一與程不識對論一寫其平日爲人一  
寫其將兵之日而與不識對論一段尤寫得淋漓寫廣之  
善射凡五一射射雕人一射白馬將一射追騎一射虎一  
以大黃射裨將而射白馬將與射追騎兩段尤寫得生動  
皆所謂咏歌嗟歎不一而足者也

霸陵尉一段亦非漫入沒緊要事蓋言廣之量狹不能容  
人過且請與俱而斬之亦見其詐此則暗寫耳

夫子有言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以史公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二

五

之所極推許之李將軍而以其一時之詐失其平日忠信  
之心少之如此則史公之識見學力爲何如而奈何謂爲  
不知道哉

通篇寫廣亦可謂盡態極妍矣然寫來祇覺是一騎將身  
分與寫衛青之持重捕殺虜口者畢竟不同讀書者勿徒  
爲皮相也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遂得  
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  
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  
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  
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  
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  
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  
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  
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  
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  
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  
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總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  
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  
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  
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



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  
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  
匈奴射雕者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  
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  
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  
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  
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  
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二

五

六

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  
上馬與十餘騎騎健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  
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  
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  
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  
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  
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  
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



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一

五



輒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  
監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  
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  
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  
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  
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  
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二

卒

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

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

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

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

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

地爲軍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

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

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



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  
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  
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  
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  
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  
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  
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  
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  
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  
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  
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  
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  
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  
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  
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二

空



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  
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  
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  
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  
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  
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  
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  
人吾註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  
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  
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  
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  
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  
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得一當單于臣願居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二

三



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大。將。軍。使。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二

三

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



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李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旣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二

畜



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史記 李將軍傳

卷二

室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乃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讀法

此傳讀者孰不以爲史公極寫武安之庸惡陋劣乃以盃酒戕兩賢爲魏其灌夫惜而不知史公之意正不在此夫文有文心有文貌以武安齷齪小兒其所爲世人孰不知唾之笑之罵之而乃以之辱吾筆墨如此用心其已卑矣文心卑則亦焉得有高文乎故必捨其貌而求其心夫而後知史公之識見學力實有非尋常人之所及者則又焉可謂之不知道而肆譏之乎

史記 實田列傳

卷二

矣

何也魏其武安非皆爲相臣者乎夫所爲相臣者書秦誓言之矣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是也武安固不足言卽魏其亦沾沾自喜非能有容者蓋惟有容則讓亦惟有容不爭至于爭則未有不禍及者矣史公深罪魏其之不能容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魏其之不能容却不於傳中正寫而于籍福語中寫之先於景帝語中寫之其舉適諸實不能容一獨厚遇灌將軍



不能容二、倚灌大夫、引繩批根、不能容三、不許武安、田不能容四、東朝之辨、因言武安短、不能容五、然前敘薄官病、免謝病不足任、謝病屏居藍田、皆寫其不能容也、乃本意責魏其之爭而不讓、而却寫武安之讓、籍福說武安讓相魏其却寫武安之爭時不知讓、韓安國謂武安與魏其爭以為魏其反照此等文法、古今來惟史公獨步、此種文心、亦惟史公獨得、後世不惟作者之難、即求知者而亦不可得矣、

魏其武安列傳也、乃又插灌夫傳于中、以二人之相傾、實

史記

竇田列傳

卷二

七

由夫也、乃于三人傳中、忽插一籍福、經經緯緯、而又于前寫一高遂、于後寫一韓安國、又寫一汲黯、又寫一鄭當時、最後又補寫一石建、錯綜歷落、真乃絕世文情、

此篇自當以不能容為主、以爭讓二字為眼目、以賓客為線索、其賓客之趨避炎涼、不過為文中之渲染、非正文也、前寫魏其之賢、以為武安對照、至寫武安處、不過辨有口三字耳、其能止此、至貌寢一段、寫得全是一味自尊自大、故前以貴字起、末以驕字結、中間描寫武安識略、此其相



業也甚屬可笑、用筆可謂恢諧入妙、寫灌夫使酒二段、乃先泛寫醉搏寶甫一事、以爲伏案、真不肯孟浪行文者也、

此傳當分二段讀、前寫寶灌二人之交、後寫寶田與灌夫三人之郤、寫二人之交、作三層、前以一筆總寫、中一層寫二人相交之心事、後一層寫二人相交之遊處、可謂淋漓盡致矣、

寫三人之郤、作四段、武安過魏、其爲一段、寫得極瑣細明

史記 寶田列傳

卷二

突

劃武安請田爲一段、寫得極生動跳脫、詔會宗室爲一段、寫得極濃郁深至、魏其救灌夫爲一段、寫得極整齊變化、誠乃各極其致、

寫武安全是倚藉中勢、故上以太后賢之起、下以特爲太后故結、中間上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又東朝之辨、上怒、內史等語、皆不直武安也、乃其意至末始點明、一路草蛇灰線、極有脈絡、

寶田之事、史公所目擊者、此傳乃將各人身分、各人性情、



各人形狀各人行事一一描寫無不逼真遂使後世讀者亦如親身遇之親目見之真神于文者也

史記

賈田列傳

卷一

李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

史記 竇田列傳

卷二

十

宗室諸竇，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

寫竇其言賢與武安打照

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



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史記

實田列傳

卷一

主

六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

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

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

其相也

壽武安之能止此與魏其

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



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

史記

賣田列傳

卷二

七

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

籍屬之言

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

驗天

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

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

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

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

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



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

史記

竇田列傳

卷二

三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



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讐、於是灌夫被、擐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

史記

寶田列傳

卷二

七

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糲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寶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寶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



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

史記

實田列傳

卷二

七

○極○力○寫○  
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



日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sup>騎甚</sup>，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

史記

竇田列傳

卷二

去

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



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提筆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

史記

竇田列傳

卷二

七



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  
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  
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  
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  
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  
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  
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  
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

史記

竇田列傳

卷二

庚

十一

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

○又○起○波○

○此○敘○出○言○以○備○

○此○敘○出○言○以○備○

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自被數十創名冠三

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

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

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

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

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後○文○利○應○

○此○服○敘○

○此○與○前○

○此○與○前○

○此○與○前○



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又補寫一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

史記

竇田列傳

卷二

七



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  
良久乃聞聞卽恚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  
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助爲之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  
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  
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  
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  
朝武安侯爲大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  
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

史記 竇田列傳 卷二

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  
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  
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

實灌而于武安止用款詞益不足貴也

錢丙先責

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  
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  
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